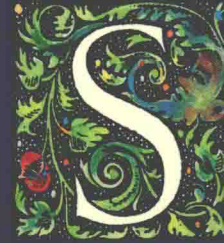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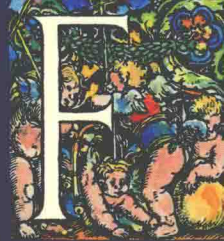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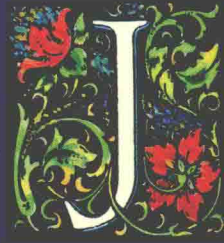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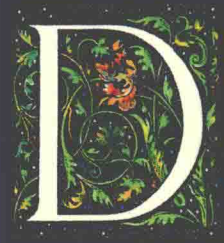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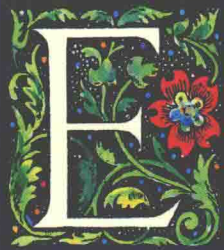


墨水死

INTENTIO

他试着控制颤抖的
双手，要抢在一切都
空白纸页上，写下那

在书的



【墨水世界三部曲之三】
[德] 柯奈莉亚·芳珂 著

刘兴华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墨水世界三部曲之三】

墨水死

TINTENIO

[德] 柯奈莉亚·芳珂 著

刘兴华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墨水死/(德)芳珂著;刘兴华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ISBN 978-7-5321-5383-1

I. ①墨… II. ①芳… ②刘…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46483 号

Tintentod

© Cecilie Dressler Verlag GmbH & Co. KG, Hamburg 2007
Arranged with LatschLit, In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 2014 by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4-364

责任编辑:李珊珊
特约策划:邱小群
封面设计:高静芳

墨水死

〔德〕柯奈莉亚·芳珂 著
刘兴华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总经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6 字数 459,000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383-1/I·4281 定价:39.90 元

【墨水世界 心·血·死三部曲】

第二部《墨水血》精彩回顾

为了保护美琪、蕾莎和所有墨水世界里的人，莫答应为毒蛇头装帧一本能让他永生不死的书。操控着所有墨水世界里的邪恶的毒蛇头，如他所愿的得以长生不老，莫与美琪、蕾莎也得以离开夜之堡，获得暂时的安全。

脏手指与法立德带领着流浪艺人与强盗们，在林野间与戴着毒蛇头徽章的党羽们浴血奋战，直到一把刀，没入了法立德的背……法立德气绝，美琪伤痛欲绝，而脏手指则自责不已。有什么方法能救法立德？脏手指想起一则故事：带走人的灵魂的白衣女子，渴望火的温暖，若以火召唤白衣女子，她们必会前来，并愿意和舞火者交易……

想要法立德复生的脏手指，成功地召唤出死神的女使者们，并以他的生命，交换了法立德的灵魂。

法立德复活了，但他悲伤不已。他请求美琪将奥菲流士念到墨水世界来，因为现在，法立德只能期盼同样能织就墨水的奥菲流士帮助他，而他将不计代价……

一切或许只是
因为渴望而牵连在一起。



给罗夫 (Rolf)，永永远远——嫁给脏手指
是最棒的一件事。



给伊莲 (Ileen)，她知道关于失落的一切
永远在一旁，明白并减轻你的痛苦。



给安德鲁 (Andrew)、安琪 (Agnie)、安东尼雅 (Antonia)、
凯姆 (Cam) 和詹姆士 (James) 及卡罗琳 (Caroline)、
菲立克斯 (Felix)、米奇 (Mikki)，最后，
但一定不是最不重要的尼翁奈 (Lionel) 和奥立佛 (Oliver)，
他们在黑暗的日子带来许多的光、温暖与友谊。



给天使之城，
它给了我美和荒野
和那种我找到
自己的墨水世界的感觉。

我是那首唱着鸟的歌。
我是那片创造这个国度的叶子。
我是吸引月亮的潮水。
我是震住流沙的大河。
是吹动风的云；
是制造阳光的土地；
是打出打火石的火。
我是模塑成手的土。
我是说出人类的文字。

——查尔斯·考斯利《我是歌》



目 录

只剩一只狗和一张纸	1		
只是一座村子	5	危险的帮手	126
写出来的金银珠宝	13	士兵的手	135
墨水衣	22	失眠的夜	140
费诺格里欧感到抱歉	30	恶毒的话	146
悲伤的翁布拉	41	上钩	151
会无好会	50	流浪艺人墓园	156
罗香娜的痛	61	过错	162
露出马脚的玩意	63	结束与开始	166
仿佛没事发生一样	75	熟悉的声音	171
思念成疾	81	失落与回归	174
再帮奥菲流士打杂	85	一首新曲	177
心痛	94	造访奥菲流士的地窖	181
翁布拉来的消息	96	黑炭鸟的火	191
大声的话，小声的话	105	松鸦的答复	198
笛王的建议	109	终于	205
忧心忡忡	120	给丑东西的药草	210
		烧毁	218
		接下来的段落	224
		意外的访客	231
		只是一只喜鹊	238





问候笛王	249	脱掉的衣服	410
失窃的孩子	255	黑	415
新的牢笼	260	啊，费诺格里欧！	422
灰烬中的画面	268	光	428
谒见毒蛇头	276	现身	431
四颗浆果	291	假扮成恨的爱	435
死神之手	294	另一个名字	439
写下的和未写下的	302	回来	443
湖中城堡	309	在毒蛇头房间中	447
女人的角色	316	燃烧的字	453
等待	320	书籍装帧师	457
新旧主子	328	这许多泪水	461
懒散的老人	339	夜魔	467
找错帮手	348	另一边	471
森林中的死者	353	那本书	474
人的窝巢	357	白夜	478
白色的低语	367	结束	480
时机不对	372	打错牌	483
火与黑暗	379	动身	487
为时已晚？	387	翁布拉	491
来自深山里的帮手	391	之后	495
松鸦的天使	397		
母与子	404	谢词	498

只剩一只狗和一张纸

听，夜的脚步在无远弗届的宁静中
渐渐停了下来；
我的桌灯唧唧出声
像蟋蟀一般轻细。
书架上，书背
泛着金光：
那是桥的桥墩
通往精灵国度。

——里尔克《家神祭祀》〈守夜Ⅲ〉

月光落在爱丽诺的晨袍上，落在她的睡衣上、光脚上和那头躺在她脚边的狗身上。奥菲流士的狗。它那哀怨的眼睛看着她，仿佛在问，这世界上有那么多令人激动的味道，但她为什么要半夜坐在自己的图书室里，周遭全是一声不吭的书，就这么呆呆瞪着？

“是啊，为什么？”爱丽诺问着这片寂静。“因为我睡不着，你这笨东西。”她还是摸了摸它的头。你竟然落到这种下场，爱丽诺！她心想，从自己的沙发椅中吃力起身。要跟一条狗聊天来打发漫漫长夜。你本来就受不了狗，更别说这头，只要它一喘息，就让你想到它那令人讨厌的主人！

是的，尽管看到狗，就会唤起那些痛苦的回忆，但她还是把狗留了下来，沙发椅也是，虽然喜鹊在上头坐过。摩托娜……只要爱丽诺一走进静悄悄的图书室，就会以为自己听到了她的声音，看到莫提玛和蕾莎站在书架间，或是美琪坐在窗前，一本书摊在膝上，脸埋在柔顺的浅色头发后……回忆。她仅有的，也就是这些了，和书本中冒出的画面一样难以捉

摸。但要是连这些回忆都没了，那她还剩下什么？她又会像孤家寡人一样——伴着寂静和自己心中的空虚，还有一只难看的狗。

她的双脚在惨白的月光下看上去老迈无比。月光！她心想，同时在月光中动了动自己的脚趾。月光具有神奇力量的故事，到底有多少。全都是骗人的。她整个脑袋塞满了印制出来的谎言。看着月亮时，自己的目光都被字母的薄纱遮住。难道就不能抹去脑海与心中的所有文字，至少好好用自己的眼睛看一下世界！

天哪，爱丽诺，你可是心情很好！她心想，拖着步子走向玻璃柜，她把奥菲流士留下来的另一样东西保存在那儿。你就自哀自怜吧，就像那只笨狗喜欢泡在水坑中一样。

搁在玻璃下的那张纸，看来毫不起眼，不过是一张普通的格纹纸，上面用淡蓝色的墨水密密麻麻写满了字，和搁在其他玻璃柜中绘制华丽的书，根本无法比——就算每个字母看上去都是一副让奥菲流士激动不已的样子。我希望火精灵会烧掉他那挂在嘴边自得其乐的微笑！爱丽诺心里想着，一边打开玻璃柜。我希望那些盔甲武士会一枪刺死他——不然最好就让他无路森林中活活饿死，慢慢地受折磨。她已不止一次希望奥菲流士在墨水世界中下场悲惨，她那孤独的心几乎只在回味这些画面。

那张纸已经泛黄，廉价的纸，还不只这样，上面的字看起来真不像能当着爱丽诺的面，把作者送往另一个世界的样子。纸旁边有三张照片——一张是美琪的，另外两张是蕾莎的，一张是她孩提时的，一张是几个月前才拍的，上头还有莫提玛。他们微笑的样子，多么快乐。爱丽诺几乎每晚都看着这些照片。这阵子，她至少不再泪流满面，但泪水并未消失，都流到她的心里了。咸咸的泪，几乎要满溢出来。真是难受。

都不在了。

美琪。

蕾莎。

莫提玛。

他们已经消失快三个月了，美琪甚至还多上几天……

那只狗伸了伸四肢，朝她慢慢走来，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它把鼻子挤进爱丽诺晨袍的口袋中，知道那里总塞着几块狗粮饼干。

“好，好，没事的，”她喃喃说着，然后把一块小臭饼干塞到它嘴里。“你的主人躲到哪去了，嗯？”爱丽诺把那张纸递到它鼻子前，这只笨畜生闻了闻，好像真能在那些字母后闻出奥菲流士似的。

爱丽诺瞪着那些字看，嘴唇发出声音：“在翁布拉的小巷中……”过去几个星期的夜里她总是这样站着，四周和她相伴的，是那些无足轻重的书。它们无言对她，仿佛知道她会立刻拿它们去交换她所失去的那三个人，消失在一本书中的那三个人。

“真是混蛋，我会学会的！”她的声音像小孩子般倔强。“我会学会念到这些字把我也吞噬掉，没错，就是这样！”

那条狗看着她，像是相信她说的每个字，但爱丽诺根本不相信自己。不，她不是魔法舌头，就算她试上十几年——文字还是不会悦耳动人，不会歌吟，不像美琪和莫提玛念出来那样——或那个该千万万刚的奥菲流士。就算她这辈子无比迷恋文字也一样。

她哭时，那张纸在她指头间颤动着。又来了，眼泪又来了，尽管她把自己所有的泪水按捺在自己心中许久了。泪水就这样溃决。爱丽诺大声哭泣，吓得那只狗缩成一团。真是荒谬，一个人心痛时，泪水就会出来。书中那些不幸的女主角，一般都是绝色美女，但都不会写到她们哭肿了眼，或哭红了鼻子。我一号啕大哭，鼻子就红，爱丽诺心想。或许因为这样，我才不会出现在任何书中。

“爱丽诺？”

她猛一转身，赶紧擦掉脸上的泪。

大流士站在门口，穿着爱丽诺在他上次生日时送他的大睡袍。

“什么事？”她呵斥他。手帕又到哪去了？她抽噎着，从袖子中拿出手帕，擦了擦鼻子。“三个月，他们走了三个月了，大流士！这样还不能大哭一场吗？当然可以。你那猫头鹰眼睛别可怜兮兮地看着我。不管我们买多少书——”她大手一挥，指着那些看上去心满意足的书架，“不管我

们在拍卖时买回来、交换回来、偷回来多少书，却没一本能告诉我想知道的事！成千上万的书页，没有一页提到我想听到的只言片语。我又在乎这些书干什么？我只想听到他们的消息！美琪好吗？蕾莎和莫提玛好吗？他们快乐吗，大流士？他们还活着吗？我还会见到他们吗？”

大流士看着一排排的书，像是可以在其中一本书中找到答案似的，但他和那些印制出来的书页一样，默不出声。

“我帮你弄杯蜂蜜牛奶。”他最后说道，消失在厨房中。

爱丽诺又一个人伴着书、月光和奥菲流士那只难看的狗。

只是一座村子

风在激烈摇摆的树中，仿佛黑暗的骤雨，
月如幽灵船般，浮沉在云海里，
路穿过紫色的沼泽，一如月光般的缎带，
绿林强盗策马而来
策马而来

绿林强盗策马而来，来到老客栈的门口。

——亚弗列德·诺斯《绿林强盗》

精灵已开始在校间飞舞，一大群蓝色的小身躯，翅膀沾上了点点星光，而莫发现黑王子瞧着天空，露出担心的神色。天际仍如周遭的山丘一般漆黑，但精灵从来不会弄错，只有破晓才能在这样的夜里将他们诱出自己的窝，而这回强盗们想要抢掠的庄稼所在的村子，紧邻翁布拉。只要天一亮，他们就得离开。

十几间破落的村屋，几块贫瘠多石的田地，一道连孩子都挡不了的墙，更别说士兵了——也就这些东西，和许多其他村落一样。三十名寡妇，三十多个孤儿。两天前，新总督的士兵几乎夺走了邻村所有的庄稼。他们到的太晚，但这里还有救。他们挖了几个钟头，教女人们把家畜家禽和存粮藏到地下……

大力士扛来最后一袋临时挖出来的马铃薯，粗犷的脸累得红彤彤的，他打架或喝醉的时候，也是这副样子。他们一起把袋子搬到地下的藏匿处，就在田地后头。蟾蜍在周围的山丘中咯咯大叫，像是在召唤白昼似的，莫拉过树枝遮住棚屋入口，以免士兵和税官发现。村子中放哨的人不安起来，他们也看到精灵了。没错，是离开的时候了，回到他们随时能够

藏身的森林，就算新总督派出愈来愈多的侦察队伍在山丘间巡逻，他们还是高枕无忧。翁布拉的寡妇叫他红雀，倒是很适合毒蛇头这位瘦小的大舅子，但他对自己臣民微薄的财物，却是无法满足。

莫拿手臂擦了擦眼睛。天哪，他可真累，几天来，几乎不眠不休。要赶在士兵前伸出援手的村落，实在太多。

“你看上去很累的样子。”蕾莎昨天在他身旁醒来时，对他这样说，根本不知道他是在天色已经发白时才躺下来的。他告诉蕾莎自己做了噩梦，睡不着，只好把她画出来的精灵和玻璃人装帧成册。他今天也希望自己回到黑王安顿他们的独户庄园时，蕾莎和美琪仍在睡梦之中。这里离翁布拉东边有一小时路程，远离因为他亲手装帧出来的书，而得到永生的毒蛇头统治下的地带。

就快了，莫心想，那本书很快就不再护着他了。但他这样自言自语多少次了，毒蛇头仍然在世。

一个女孩走向他，显得很迟疑。她几岁呢？六岁？七岁？美琪在这个年纪，已是多年前的事。她在他面前停了下来，一副为难的样子。

快嘴从暗处走向那女孩。“对，好好看看他！”他对小家伙小声说，“真的是他！松鸦！他会把你这样的孩子拿来当晚餐！”

快嘴喜欢开这种玩笑。莫把到嘴边的话咽了下去。这小女孩跟美琪一样有头金发。“别相信他的话！”他对她轻言轻语，“你怎么不跟其他人一起睡呢？”

孩子看着他，然后把他的袖子往上推，直到露出那个疤，歌谣里面提到的那个疤……

她瞪大眼睛看着，带着又敬又怕的神情，就像这期间许多人看到莫一样。松鸦。孩子跑回母亲身边，莫起身。每次被摩托娜枪伤的胸口痛起来时，他就觉得自己变成了他——那个费诺格里欧借由自己的脸和声音杜撰出来的强盗？还是自己原本就是松鸦，只是沉睡着，等到费诺格里欧的世界唤醒他？

有时，他们把肉或几袋从红雀管事处偷来的粮食送到食物短缺的村

子时，女人们会过来亲吻他的双手。“去找黑王子，向他致谢。”他对她们说，但王子只是大笑着。“你去弄头熊过来，”他说，“她们自然就不来烦你。”

一间屋子中传来孩子的哭声。夜渐渐变红，莫似乎听到了马蹄声。骑士，至少十二名，或许更多。耳朵很快便能分辨出不同的声音，快过眼睛辨识字母的速度。精灵四散开来。女人们叫喊，跑向孩子们安睡的屋子。莫的手下意识地把剑抽出，剑还是那把他在夜之堡拿来的剑，那把曾属于火狐狸的剑。

破晓了。

据说，他们总在破晓时前来，因为他们喜欢天空中的红色曙光，是这样吗？希望他们刚从自己主人没完没了的庆祝活动中过来，酩酊大醉。

王子挥手示意大家到村子里由几层扁平石头堆成的围墙边，屋内无法提供任何保护。熊喘着鼻息，呻吟出声，他们这时也冲进黑暗中。十几名骑士，胸口别着翁布拉的新徽章，一头红色衬底的蛇怪。骑士们自然以为不会碰到男人。哭泣的女人、大喊大叫的小孩，没错，但没有男人，更别说武装的男人。他们勒住马，惊愕万分。

没错，他们酩酊大醉。很好，这会让他们手脚迟钝。

他们并未迟疑太久，很快发现自己的武装远优于这群衣衫褴褛的强盗，而且他们骑马。

蠢蛋，在他们明白过来武装并非一切之前，早已一命呜呼了。

“一个不留！”快嘴对莫小声沙哑说道。“我们得杀掉他们所有人，松鸦。我希望你慈悲的心了解这点。只要有个漏网之鱼回到翁布拉，那这座村子明天就会被付之一炬。”

莫只点头。他当然明白。

骑士策马逼向他们时，马匹尖声嘶鸣，莫又有了他在毒蛇山杀死巴斯塔时的感受——冷血无情，就像自己脚下的白霜一样冰冷。他唯一的恐惧，便是害怕自己。接着是嘶喊、呻吟、流血，自己的心跳强烈急速。砍杀刺击，从别人体内把剑拔出，自己的衣服沾上别人湿淋淋的血，脸因

怨恨（还是恐惧？）而变形扭曲。幸好，在头盔下看不出来。他们往往还很年轻！手脚分离，血肉模糊。小心，你的后面。杀无赦，快点，一个不留。

松鸦。

一个士兵被他刺倒前，喃喃说出这个名字。说不定在他咽下最后一口气时，还想着在翁布拉城堡中会拿到悬赏松鸦尸体的银子，那是一个士兵一辈子都无法掠夺到的银子。莫从他胸口把剑抽出。他们并未穿戴盔甲。对付女人和小孩，哪需要盔甲？杀人让人心寒，不管皮肤如何红彤，血液如何沸腾。

是的，他们杀光了对方。他们把尸体推下山坡时，屋内悄然无声。他们有两名同伴阵亡，尸骨和敌人混在一起。没有时间埋葬他们。

黑王子肩上有道深深的刀伤。莫尽力为他包扎好，那只熊则担心地坐在一旁。那个把他袖子推起来的女孩，从一间屋子里出来。从远处看，她真的很像美琪。美琪、蕾莎——希望他回去时，她们还未醒。不然他该如何解释身上这些血？这许多血。

黑夜迟早会遮去白昼，莫提玛心想。血腥的夜，安详的白昼——那些日子，美琪带他看过她在夜之堡只能说给他听的一切：在花朵点点的水塘中，身体覆满鳞片的水妖、早已不见踪迹的巨人、一触便会低吟的花、参天大树、在树根间冒出来的地衣女，仿佛从树皮中剥落下来似的……安详的白昼，血腥的夜。

他们把马匹带走，尽可能抹掉交战的痕迹。告别时那些女人结结巴巴说出的感谢语中，掺杂着恐惧。她们亲眼看着自己的恩人和她们的敌人一样懂得杀人。

快嘴带着马和大多数的人回到营地。他们几乎每天迁移。现在营地位于一道黑暗的峡谷里，就算白天也亮不到哪去。他们去找罗香娜，请她治疗伤患。莫则回蕾莎和美琪安睡的地方——那个黑王子帮他们找到的废弃的庄院，因为蕾莎不想待在强盗窝，而美琪过了几个无家可归的星期，也渴望有间屋子。

黑王子陪着莫，一如往常。“当然，松鸦总有随从！”他们分开前，快嘴打趣说。莫几乎想把他拉下马。在那场杀戮之后，他的心仍急速跳着，但黑王子拉住了他。

他们步行，虽然这段路对他们疲惫的身躯来说挺痛苦的，但和骑马相比，步行的踪迹比较难被察觉。那座庄院一定不能出问题，因为莫所爱的一切都在那里。

每回，那间屋子和半颓圯的厩棚都在树木间不期然地冒出来，仿佛被人忘却在那里一般。那些曾经供给庄院的田地，现在空无一物，而曾经通往邻村的路也早已湮灭。森林吞没了一切。这里的森林，不像翁布拉南边被人称作无路森林的森林，而有许多名称，一如其中的村子：精灵森林、黑森林、地衣女森林。而在松鸦巢穴所在的地方，就像大力士所言，被人称作云雀森林。“云雀森林？真是好笑。大力士把一切都冠上鸟名！就连精灵，他都能冠上鸟名，而精灵根本受不了鸟！”美琪只这样表示。“巴布提斯塔说，这是光的森林！听起来好多了，不然你以前在森林中见过这许多的萤火虫和火精灵吗？还有那些晚上窝在树冠上发光的甲虫……”

不管这座森林怎么称呼，每回莫对树下的那份祥和都会感到新的悸动，提醒他这和红雀的士兵一样，都是墨水世界的一部分。第一道曙光从树枝间渗漏下来，洒下淡淡的金色斑点，精灵们在秋日清冷的阳光下起舞，仿佛醉酒一般。他们飞向大熊毛茸茸的脸，直到大熊挥掌驱赶他们，而王子微笑地抓住这个小东西的耳朵，好像听得懂那刺耳的声音在骂什么。

另一个世界也是如此吗？为什么他没有任何印象？那里的生活也是这般迷人缤纷：有黑暗，有光明，有残暴，有美丽——那许多偶尔让他迷醉的美？

黑王子派人日夜看守那座庄院。今天轮到壁虎。他们离开树丛时，壁虎闷闷不乐地走出颓圯的猪圈。壁虎总是闲不下来，身材不高，眼睛略凸，也是他名字的由来。一只被他驯服的乌鸦蹲立在他肩上。王子把这些